

道大无外

.....

校园与社会

.....

罗志田 著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道大无外

.....

校园与社会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道大无外：校园与社会/罗志田著. —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6. 3

ISBN 978 - 7 - 5097 - 8341 - 2

I. ①道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杂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68921 号

道大无外

——校园与社会

著 者 / 罗志田

出 版 人 / 谢寿光

项目统筹 / 宋荣欣

责任编辑 / 赵 薇

出 版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·近代史编辑室 (010) 59367256

地址：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：100029

网址：www.ssap.com.cn

发 行 / 市场营销中心 (010) 59367081 59367018

印 装 /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
规 格 / 开 本：889mm × 1194mm 1/32

印 张：13.75 字 数：258 千字

版 次 /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097 - 8341 - 2

定 价 / 59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(010 - 59367028) 联系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自序

自从2008年为《南方周末》的“自由谈”栏目写一些小文字，忽忽已近八年，文字也有百篇之谱。在这么长的时间里，其实一直心存忐忑和困惑。首先，今日学者应当怎样服务社会，个人并无确切的答案。其次，即使以面向大众的写作为服务社会的方式，自己是否有此能力，也是存疑的。

在中国进入我们所说的“近现代”以后，发生了真正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巨变。即使是以天下士为自定位的读书人，也已经很难影响那变化中的天下。澄清天下的责任，有意无意之间，已让与肉食者谋；于读书人自身，似乎渐行渐远了。另一方面，陈寅恪再三强调，斯文是否扫地，读书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；不仅“吾侪所学关天意”，而且“文章存佚关兴废”。正如清儒沈垚所说：

文章可绝于朝，不可绝于野。不绝于野，则天下尚有其人，斯道固犹在也。惟并绝于野，则斯道

真绝，后人无可望矣。

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。还在五四学生运动的当年，顾颉刚就注意到，“真实学问的势力不能去改革社会，而做学问的人反被社会融化了”。可知在新时代里，学问与社会的影响是双向的，学问方面的准备不足，便不仅不能改革社会，反会被社会所融化。顾先生提出的方案是，学者若真想改革社会，就应当“快些去努力求学”。

然如老话所说，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”。在“五四”时代，学者求学还多少有些“为己”的意味，今日则基本都是“为人”。现在的大学里，借用西文的表述，已少言大写的学问，而更多是小写的学术，并已全盘计日程功化。像我这样的专业学人，早已被陈澧所谓“博士之学”压得喘气不匀；尽管他所说的“士大夫之学更要于博士之学”还不敢忘，却也离“士大夫之学”越来越远。

在上述的时代大背景下，很多读书人对社会不得不敬而远之，不复敢言化民成俗、改变社会的责任了。而在学校的小环境里，“努力求学”与“改革社会”之间，也已形成某种程度的紧张，个体学人很难兼顾，遑论所谓“双赢”。因此，如果不是年轻朋友蔡军剑锲而不舍地敦促，我应当不会进入报纸作者的范围（此前给报纸副刊写的，都是数千字的长文）。即使勉强进入之

后，心境仍是矛盾的，所谓“心存忐忑和困惑”，的确不是“客气话”，而是真实的写照。

古语云：三思而后行。虽认识到读书人有为社会服务的责任，我的第一个困惑，便是今日学者应当怎样服务社会。报刊编者动员我这类人写作的理由，便是先问对目前报刊文字是否满意。答曰不满意，则曰正是因为你们这样的人都不参与。譬如小人当道，多因君子退缩。只有人人出力，才能改变现状。话似有理，惟能力有长短，术业有专攻，在一个讲究分工的现代社会，做好“本职工作”，似乎就可以说是尽了本分之责；且人的精力是个常数，而专业应是一个学人对社会贡献最大的领域，要为面向广大观众的报刊写作，势必减少用于专业的的时间。在这样的情形下“分心”，可能社会服务未必佳，而专职也不如前了。这的确是一种两难的选择。

进而言之，当学者面向大众说话，是该去“提高”呢，还是“普及”呢？在士为四民之首的时代，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——士为其他三民之楷模，先自修身于前，化民成俗于后。但在强调平等的现代，若云提高，便有自居精英之嫌，仿佛不以平等待人；若云普及，同样带有自上而下的意味，甚至对读者水准的预设更低。还在“五四”时代，“提高与普及”就引起了争辩，迄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。

且写作是一个涵括阅读的发展中进程，必有“读

者”的参与，才成为章学诚所说的“言公”。而言论的“是非失得”，最终是由读者决定的。这就难免出现有心栽花花不开、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境。胡适就曾叹谓，许多他细心用力的文章不为世人所注意，而随意为之的作品常多得喝彩。这似乎还是古已有之的持续现象。韩愈已说，他作文每自以为好，则人必以为恶；“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，下笔令人惭。及示人，则以为好。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，大惭者则必以为大好。”可知读者与作者的意趣不一致，由来已久。袁枚后来发挥说，韩愈所谓“下笔大惭”，是指诗赋一类进士文章，可韩愈仍是唐代的进士。故“昌黎肯惭，所以为昌黎；虽惭，肯下笔，所以成进士”。他建议当时士人对待科举时文，不妨法昌黎，“且惭且下笔”。这当然有些借题发挥，但也可作为进行两难选择时的参考。近人汪国垣（辟疆）便说，韩愈此语，或“今日报馆之谓”。则既为报纸写文字，不妨预作待读者抉择之想，且惭且下笔。

我的第二个困惑，则在于自己是否有此服务社会的能力。虽说书生报国惟执笔，然对于专业学人来说，怎样写面对非专业读者的文字，其心境之忐忑，或有些像“五四”时代惯用文言表述的学者不得不写白话文。我从来没有奢望真能影响大众，所作报纸文字，针对的可能还是相对小众的读者。但就是面对这样的小众，也有话怎么说的问题。

对于报纸，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拾遗补阙。盖身处变化的时代，知道自己没有跟风迎合的能力，只能多关注一些他人忽视的面相，尽量思而后言，少说或不说别人也会说、也可说的话。同时牢记史学的启示，一是要尽可能为他人设身处地，二是必以证据支持所立言。这当然也带来新的问题——过去人多说文史不分家，但在一千多字的短文中还要“引经据典”，很多报纸读者对此是不习惯的。

章学诚曾从技艺层面言“史家运用之功”说，著史者与文人的一大区别，就是著述中“惟恐人不知其所本”。盖若“不知所本，无以显其造化炉锤之妙用”。换言之，必须先有引文，才能体现作者“造化炉锤之妙用”；而史家的高下，亦正于此处见。然此可与习史者道，不足为他人言。报纸的多数读者，恐怕更希望言之有物，而不那么在乎史艺的高低，这是不能不考虑并予以尊重的。

同时，既然为报纸写文字，就要尽量体现建设性。我知道很多读者是喜欢揭露和批判的，这方面的文字也有一些，惟多点到为止，让一些读者不够满意。如有前辈便以为我谈大学校园的一些现状，有“小骂大帮忙”之嫌。其实我的本意连“小骂”也没有。因为今日报纸本不提倡多做批评，偶尔释放一点不同意见，相关责任编辑还可能“负责任”。在这样的時候，既然选择说话，也只能尽量多说“建设性”的话，不给编辑和报

纸添麻烦。但这样的不满对我是一种提醒，让我更注意说话不能离了读书人的本位。

有时候，立足于建设，仍可有所“揭露”。法国史家夏蒂埃（Roger Chartier）曾与社会学家布尔迪厄（Pierre Bourdieu）进行系列对话，夏蒂埃注意到，以前“知识分子在社会宏观层面享有先知、救世主和揭露者的形象”，二战后亦然；但现在（对话是在1988年）他们正转向另一类工作，如傅柯（Michel Foucault）自称“他的工作就是剥去一些显然事物和公认概念的鳞片”。布尔迪厄表示，在这一点上他与傅柯完全一致。他认为“科学应当具有战斗性，但这绝不意味着‘介入’”。在他看来，社会科学不仅“要回答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”，更要“提出普通社会世界出现的问题”，并且“有责任更好地提出问题”，即在方式上应超过记者和评论界。

在西方，理想型的知识分子一向是站在政府甚至社会的对立一面，更多扮演揭露、批判的角色。在中国，固然从来存在颂圣的士人（不排除是真心实意的，即确实感觉到实现了得君行道之愿），但读书人中更有立于社会之上或之外的清流，与实际政治的浊流处于对应和对立的地位，既批判也引导，同时还要改造社会，化民成俗。大概从20世纪60年代起，西方社会和思想出现了重大的转变。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也随之转变，其社会地位整体上似乎有所退缩，至少弱化，这就是夏蒂埃

和布尔迪厄所观察到的现象。而且这是带有自觉的转变，相当一些在思想界扮演着领导地位的文科学者（法语中的社会科学大体包括英语中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，约近于我们通称的文科）意识到并接受了这一转变。

学问（科学）和学者仍在“战斗”，但战斗对象和战斗方式都有所转换。学者不一定要像以前一样“介入”政治和社会，能尽量剥去一些“众所周知”的事物和众皆认可的概念之上所附着的鳞片，也就揭示了“真相”，同样是对社会不小的贡献。这虽不那么剑拔弩张，显然也并非易事，所以仍是“战斗”。注意布尔迪厄特别强调的是，学者对社会事务的观察能力，至少要高于一般媒体从业者。这一观念反映了也针对着 20 世纪 60 年代后在西方社会开始显著的一些新现象。意识到学者不能像媒体人一样思考和说话，既表明媒体地位的上升，也展现了学者的自觉。要知道他们两人的对话是在广播电台进行的，法国听众的领受程度，真让人羡慕；而对话者的自觉，也就更加意味深长了。

在中国，由于近代的变动远比法国更大，中国读书人面临的挑战，似也比法国学者的更强。借用柯睿格（E. A. Kracke）的术语，近代法国的改变虽大，基本仍是“在传统中变”（change within tradition）；而中国的巨变，却是名副其实的“在传统之外变”（change beyond tradition）。其中一个根本性的转变，就是“天

下”变成了带有异域风情的“公共”，而“天下士”也渐带今人所谓“公共知识分子”的意味。

其结果，读书人言论关照和因应的内容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还在“五四”前后，很多“时论”已都是在所谓“社会舆论”压力下的反应性表述，等于是被“社会”要求表态，而不必是立言者自己有话要说。故他们在讨论所谓社会问题（例如自杀、青年烦恼等）时，更多可能是在回应社会，而不是表述自己，至少不是主动表述自己。此前天下士的价值，则在于思存高远，主动提出可以澄清天下的根本性问题，而不是这样被动地随社会之波，逐社会之流，为社会所“裹挟”。

志存高远也思存高远，乃是读书人的“本位”。在法国，媒体地位上升的同时，学者还有说话不能与媒体人同的自觉意识，其前提也就是学者尚维持其主体性。但在以变著称的近代中国，“公共”场域的变化也随世变而愈亟。梁启超早年曾说，其为报章之文，乃“应于时势，发其胸中所欲言”。惟“时势，逝而不留者也”。应时之文，“转瞬之间，悉为刍狗”。尽管如此，他所发还是“其胸中所欲言”。随着媒介方式的技术演进，各类反应式表述的一个后续发展很可能是从“公共知识分子”变为“名嘴”——他们可以针对一切问题开口，也必须针对一切问题开口，直到走进电视上的综艺节目，而不论胸中是否有言欲发。

从“天下士”向“公共知识分子”再向“名嘴”

的一步步蜕变，伴随着读书人主体性的一步步消逝。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“士变”——“士”在“变”中退隐，直至淡出。这类“士变”的发生，是同样可怕的“世变”。今人批评与自我批评之时，常说我们处于一个浮躁的时代。其实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或隐或显的时代巨变（在中国还夹杂着特有的“赶超心态”），“浮躁”二字，远不足以表述其复杂性和内在的紧张。

眼下世界局势真是名副其实的风起云涌，在面临多方面失序之时，不免出现“翻云覆雨者为俊杰”的现象。借用一位带有精英意识之人的话，媒体本爱闻风起哄，大众或可不思而行，但大学中做学问的人，似应比一般人稍多远虑，方不至于“被社会融化”。今日我们需要的，可能更多是提出需要反思的问题，并思考出现问题之后怎样可以做得更好。动荡之时，人多有不平之气，也更需要心平气和。遇事多从逻辑一面思考，尽量把从身边到外国的他人看作常人，社会也许就会更加祥和。

虽然带着两层困惑，终于还是进入了报刊作者的行列。余不才，文不足以表私衷，甚愧言之不文，亦只有于忐忑中且惭且下笔。本书绝大多数的文字出于《南方周末》，另有数篇刊发在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上。两处编者对我的容忍，一直心存感激！曾有不少出版社的朋友有意出版这一文集，对此非常感动和感谢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副总编和总编是相交二三十年的老友，他们

愿意出版拙集，是我的荣幸！

王阳明提出的“道大无外”，是书中一文的题目，今借以为书名，略表支持我写作的旨趣，也是我对未来的憧憬。据章学诚的“言公”理论，写作是一长程，作者停笔之后，更多是读者的参与。只要阅读是延续的，写作也就永远在发展。若有人因读拙文而生会心之感，甚或拨冗思考明天怎样可以更好，则幸甚！

2015年10月16日

自序 / 001

上篇 学问与大学教育

为学是一片欢喜境界 / 003

“秀才”与“学究”的千古难题 / 007

虚而不实的宰相之学 / 010

职业教育压倒士人教育 / 014

知书知礼的士人教育 / 018

道艺与科技 / 022

禀性与教养 / 026

附录：葛小佳优秀论文奖缘起 / 030

大学教育的目标 / 033

迷途知返说教育 / 037

作为文化中心的大学 / 041

校园与社会有点距离更好 / 045

高考改革请多为贫寒子弟着想 / 049

研究生考试不仅需要程序公正 / 053

培养学生的荣誉感更重要 / 057

救救博士生 / 061

大学“新常态” / 065

程序兴起与人的隐去 / 069

校园规则 / 073

校园里的乡愿风 / 077

校园里的乡愿风（二） / 081

校园里的乡愿风（三） / 085

说而不思则罔 / 089

竞争时代的大学管理 / 093

校长级别与大学行政化 / 097

好看与快活 / 101

学术与民主 / 105

学术评定不宜以多取胜 / 109

学术怎样以委员会解决？ / 113

学术决策透明比人多更重要 / 117

大学校长需要退出学术委员会吗？ / 121

科研经费不应是反腐的主要对象 / 125

学术的非跨越式发展 / 129

学术研究能否毕其功于一役？ / 133

群龙无首 / 137

立异未必是创新 / 141

创新始于提问 / 145

如何保障学术创新 / 149

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专家审稿制 / 152

注重学术从业者的主体性 / 155

学术会议的仪式化 / 159

学术时尚化与创新 / 163

下篇 历史与人生

历史的重要 / 169

历史飘渺而不虚无 / 173

君子之学与王者之学 / 177

人云亦云的史官文化 / 181

学习共处：历史学可以提供的启示 / 185

史学最需想象力 / 188

复活往昔的历史想象 / 192

修旧如旧的史学 / 196

为历史植树造林 / 200

迫不及待的赶超心态 / 204

想象的近代中国 / 208

清末的本本主义 / 212

清末改革中被制度掩盖的人 / 216

清末的聚敛想象 / 220

“民国范儿”有感 / 224

虚悬的“世界” / 228

文以人重和人以文重 / 232

凡眼观真说胡适 / 236

陈寅恪的一名两制 / 240

介绍《晚清的士人与世相》 / 244

回看七七级 / 246

- 忽然“著名”感言 / 250
- 千古寸心鱼与熊 / 254
- 肉羹汤和韭菜花 / 258
- 儒官与儒师 / 262
- 文史不分家 / 266
- 文家与史家：关于《万历十五年》 / 270
- 法治的一个历史选项 / 274
- 多彩人生与黑白判断 / 278
- 从容也可是幸福 / 282
- “闻见道理”的力量 / 286
- 心静而后幸福生 / 290
- 儿童的世界更宽广 / 293
- 该放手时就放手 / 296
- 无暇也要读书 / 300
- 浮云般的汉子 / 304
- 世间未必皆算计 / 308
- 不必提前使用烦恼 / 312
- 捐款兴学是善举也是智举 / 315
- 骂倒对方的“革命”意态 / 319
- 把传统讲坏 / 323
- 言不出其位 / 327
- 网友要友 / 330